

[日] 道尾秀介 著

袁斌 / 译

第144届直木奖获奖大作

天才推理作家道尾秀介巅峰之作

月与蟹

慎一，你有什么愿望吗？
我可以帮你实现，
再黑暗的愿望都没关系……



YZLI0890119385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 MIN SHENG PRESS

月与蟹

袁斌 / 译
〔日〕道尾秀介◎著



中信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月与蟹 / (日) 道尾秀介著; 袁斌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086-3143-1

I. 月… II. ①道… ②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6953 号

TSUKI TO KANI by Shusuke Michio

Copyright © Shusuke Michio 2010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
Bungeishunju Ltd.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

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Beijing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月与蟹

YUE YU XIE

著 者: [日] 道尾秀介

译 者: 袁 斌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8-10层 邮编 100029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: 9.75 字 数: 17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1-1951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3143-1/I · 267

定 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网 站: 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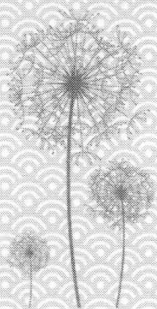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服务热线: 010—84849555

服务传真: 010—84849000

第一章

那是妈妈吗？慎一呆
站在停车场上，望着
那个长发的人影。



“自古人们常说，吃蟹不吃解。”

“啥？”

慎一一边用筷子把鲈鱼肉丝夹到白米饭上，一边问爷爷昭三。用鱼肉丝掺着白米饭一起吃是最美味的。虽然教慎一这么吃的人就是昭三，但是昭三每次吃饭时都要来上一杯，所以他从来不吃米饭。他总会用筷子在盘子上擦一下，然后稍稍夹下一小块鱼肉丝，放到嘴里玩味上很久之后，才端起杯子来啜上一小口日本酒。

“意思就是说，螃蟹可以吃，解却不能吃。”

“我问你什么是‘解’啊？”

听到慎一的语气似乎有些不耐烦，餐桌对面的昭三把花白的眉

头拧成了疙瘩。

“干吗？你小子青春期叛逆啊？”

“那还不是因为你不肯好好说话的缘故？同一句话连说了两遍。”

“螃蟹可以吃，解却不能吃。第三遍。”

昭三晃动起瘦得像衣架般的肩头，笑着说道。他一脸笑意地等待着孙子的反应。慎一只觉得一股热气直冲鼻腔的深处。

“没事儿干吗总是逗我啊？”

慎一本打算压低声音说的，可刚说到一半，嗓门就大了起来。昭三的目光变得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孩子似的。

昭三没事儿瞎逗，慎一笑着答话。这本是爷孙两人吃晚饭时的一道风景。不管是慎一还是昭三，大概都挺喜欢这一时刻的。虽然心里觉得有些对不起爷爷，但慎一却还是笑不出来。今天的他，实在是挤不出笑容来。

“阿慎你干吗呢？发生了什么事了？”

母亲纯江手里捏着筷子，从厨房走进了起居室。

还不是都怪你。慎一本想扭头冲母亲嚷上一句，但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干吗冲着爷爷大吼大叫的啊？”

“没事儿的，纯江。慎一他也会有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啦。”

纯江似乎点了点头，又似乎没有，之后便转身回到厨房里去了。之前中断的晃动平底锅的声音又再次响了起来。

“所谓的‘解’呢，指的就是这些黑色的地方。你看，就是这

些螃蟹肚子上跟香蕉一样的地方。那里面是有毒的。”

“我不想知道。”

见慎一回答时连眼睛都懒得翻起，昭三笑着叹了口气，把手里的蟹壳扔进了装残渣用的碗里。蟹壳上的独眼像被水打湿的火柴头似的，似乎瞪了慎一一眼。纯江时常会把螃蟹剥成两半，浇上味噌端上来当一道菜。有时候，她会去买这种从港口打上来，结果却因为体型太小而无法卖上价，被超市给退回去的巴掌大小的螃蟹回来。

“看你心情不好，是不是那处伤搞的呀？”

昭三扬起下巴，望着慎一脖子右侧的擦伤说道。

或许是吧——但却并非昭三所设想的那样。慎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沉默不语。打开的电视机里开始播放六点的新闻，正播报着昨天在东京巨蛋里举行的美空云雀复出演唱会的情形。

“你上东京去的时候，到过这地方吗？”

昭三用筷子指了指电视上的画面。

“去过后乐园球场。”

“和政直一起去的？”

提到慎一一年前死去的父亲的名字时，昭三并没有丝毫的犹豫。他的语调向来如此轻快。聊起父亲时，慎一的心中总有种感情的薄膜破裂的感觉。

“对。”

“去看棒球吗？哪里的比赛？”

“巨人战。”

“你们去的是后乐园球场，那肯定是巨人战嘛。”

“后乐园也有其他球队的比赛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人家就是有嘛。”

哦?! 昭三轻轻哼了一声，点了点头。他啜了口酒，腮帮动个不停，咀嚼着嘴里的东西。

两年半前，小学三年级的夏天，慎一开始在这处离镰仓市很近的海边小镇上生活。父亲任职的东京商事会社破产倒闭，一家人不但没有了收入，还得从公司的宿舍里搬走。当时的政直似乎也对都市的氛围、满载的电车和人情的冷漠心生厌倦，心想不如离开东京，于是便决定搬到这个镇上来。由于担心腿脚不便的昭三难以独自生活，政直便选择与昭三共同生活。

眼望着白浪连连的大海，沿着头一天打听好的路线，慎一怀着既憋闷又有着些许期待的心情来到了学校。然而，这些海边的同学对他的态度却似乎有些冷漠。尽管羞怯陌生也可以算是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之一，但最重要的问题，还是在于一个月前发售的那款游戏软件。班上的男生们每个人都在聊那款游戏。课间休息和放学后的时间，大伙儿都在模仿着游戏里的人物玩耍。即便有人提议聊点儿别的，也是只要有人提到“咒语”、“怪物”这类字眼的话，不知不觉间，众人的话题便会回到游戏上。慎一不但不清楚那游戏的内容，甚至就连游戏机也没有。

家里本来商量好，准备在五月份的时候买个游戏机给慎一当

生日礼物的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还没到慎一的生日，政直上班的那家公司就破产了。父母似乎都忘了礼物的事，而慎一自己也绝口不提。

两年后的今天，慎一依旧没有游戏机，也很难与班上的同学们打成一片。之前商量的准备在附近盖栋新房子的事，也因为政直的死而作罢。在三栋连排最靠里的出租房里，纯江、昭三和慎一开始了三个人一起的生活。

“纯江，别忙了，坐下来吃饭吧。”

昭三伸长喉结突起的脖子，冲着厨房里喊了一嗓子。纯江的回答听得不是很真切，但平底锅晃动的声音却一直未曾停歇。尽管昭三也没有听清纯江的话，但他却没有再问，而是将手里的筷子伸向了盛鱼肉的盘子。

“白天还得忙工作，真是够辛苦的啊。”

纯江在附近的渔协里做事务员。政直死后，她就开始上班了，每周从周一到周四。虽然受的是打工的待遇，工资并不算高，但依靠着纯江的收入和昭三的退休金，再加上十年前船舶公司汇来的保险金，生计也还能勉强维持。

“大概不光是为了工作吧。”

慎一不假思索地说道。说了之后，慎一自己也被这话给吓了一跳，他抬起头来，目光恰巧与昭三的撞到了一起。

“你说啥呢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慎一连忙低下头去。幸好昭三似乎也没有太在意，他微微一

笑，目光投向了电视机。

“问啥都说‘没什么’啊。”

慎一依旧低着头，心里却回想起了白天的事……

在海边偶然看到的那幅光景，就仿佛一只沾满了沙粒的手，在慎一的胸口上来回摩擦，令人生厌。

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慎一和同班的春也两人一起去看沙滩上设好的“黑洞”。所谓“黑洞”，是一种慎一设计的捕鱼的机关，将1.5升的可乐瓶的上头用刀子割下，然后将它倒转过来插进开口里。说白了，就是一种自制的简易鱼笼。他们在里面装上石头和杂鱼干，沉到太阳照不到的地方，过上一段时间去看，里面就会有些小鱼或者虾蟹，运气好的时候，还能抓到些日本鳀。因为日本鳀是群居活动的，所以抓到的时候绝不会只有一条，至少会有五条，多的时候，甚至会有十三条挤在狭小的鱼笼里。抓到的鱼虾他们既不会拿去吃掉，也不会带回去养，只是拿来稍微玩上一会儿，之后就放回海里。即便如此，每次在上课时想到今天会抓到些什么时，他们都会颇为期待。除此之外，对于能为那些可乐瓶想到这个不错的用途，慎一也颇为骄傲。

“又只有些寄居蟹。”

春也说完把牛仔裤的裤脚卷到了膝盖上，提起“黑洞”来，从下边看了看。春也来自关西的海边小镇，和慎一一样，他也是外来人员。

“现在沙丁鱼正在往这边游来，迟早会抓到的啦。”慎一说。

慎一的个头儿虽然不算高，但比起小个儿的春也来，却要高出一大截。春也提起的“黑洞”，恰巧与慎一眼睛的高度平齐。泡得发软的杂鱼干上，趴着四只寄居蟹。

“这杂鱼干应该还能再用上一次。”

取出寄居蟹之后，春也把“黑洞”沉到了原先的地方。

两人踩着湿滑不堪的石头，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岸边。上了岸，穿上放在海边的鞋袜，四月初的海风吹在浸湿的手脚上，阵阵凉意直钻心头。

“把寄居蟹熏出来吧。”

“有打火机吗？”

春也从牛仔裤的裤兜里摸出个一百日圆买的红色打火机。明亮的阳光下，火焰的颜色淡得看不清。空气在打火机的上方摇曳不止。熏寄居蟹的方法是在春也和慎一成为朋友之后不久，教给慎一的。只要用火把贝壳烤热，寄居蟹受到惊吓之后，就会从壳里爬出来。刚开始，春也给慎一演示时，慎一觉得这做法挺让人恶心的。寄居蟹从壳里出来，落到地上之后，不光跑得像蜘蛛一样快，更重要的是它那种左右不对称的模样，让人看了觉得心里不舒服。寄居蟹拖着肥胖的身子，飞快地在堤坝的水泥地上爬过。春也用手一挡，它就会转过九十度角，换个方向一路狂奔。在寄居蟹逃亡的方向，放着春也从地上捡来的营养饮料的瓶盖。寄居蟹用它的八只脚迅速地确认过瓶盖后，背朝瓶盖口想要钻进去，但那瓶盖口小，钻不进去，它只能在原地恶心地扭动。等到它放弃那瓶盖，再次开始四处奔逃时，春也就用手捏起它来，随手扔进海里。

“到‘咯哆咯哆’背后去玩吧。”

“咯哆咯哆”是路对面的一家废弃小酒馆。因为之前曾有大叔看到他们在沙滩上用打火机，说了他们一顿，所以每次干这种不能让人看见的事情时，他们都会跑到“咯哆咯哆”后面去。

他们爬上了缓缓的石坡，春也打头。走在坡上，岩石渐渐变少，沙地的面积变大，之后全是沙滩，眼前就是水泥墙。水泥墙的上头，就是护栏和公路。

“春也，包拿吗？”慎一问。

“帮我拿上。”春也回答说。

慎一扛起两只运动包，向着朋友的背影追去。转学前的那所小学规定书包要一直背到六年级，而现在这所小学，只要上了四年级，就可以随便背自己喜欢的包了。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，所以在小学四年级的开学典礼上，整个班里就只有慎一和春也还背着书包。第二天，春也也换上了设计入时的运动包。而如今慎一用的这只阿迪达斯的运动包，是在三个月后，临近暑假前，昭三替纯江到学校里参观过后给慎一买的。

“‘咯哆咯哆’关门之后，那地方就再没人开店了吗？”

慎一紧跟在春也的身后，爬上他们俩用旧轮胎搭成的楼梯。牛仔褲的褲腳在护栏上擦过，两人翻过了护栏。

“谁知道呢。我老爸倒是说过，希望那里能再开起家酒馆来。”

春也父亲的工作是四处兜售化妆品。卖得好的那个月和卖得不好的那个月的工资有着很大的差距。遇上销量好的那个月的发薪日，他父亲要一直到天亮才会回家。玄关大门的响声，开关冰

箱的响声，把杯子粗暴地放到水池上的声音，母亲的说话声，父亲扯着嗓门叫嚷的声音，母亲的说话声再次响起之后又是父亲盖过母亲说话的吼声。大部分情况下，之后就会响起摔坏东西的声音。虽然春也醒来的时间会随着声音响起的时间而变，但从拉门背后传来的响动和说话声响起的顺序，却从来都不曾改变过。

“别再開酒馆了。”

慎一试探着说道。春也却没有答话。

看看左右没人，两人溜进了酒馆前的停车场里。虽然为了不让车子进入，入口处竖着木桩，拉起了铁丝网，但人却可以轻松钻过。停车场的路面处长着杂草，在风中不住地摇晃。慎一和春也从杂草丛中穿过，走过店旁，向酒馆背后而去。

那是一处光线昏暗，地形狭长的秘密场所。

那地方从路上无法看到，后面则是一座小山。隔着围墙的相邻院子里是一处破旧的平房，那里住着一对老得足以吓人的夫妇和一条瘦弱脱毛的狗。平日里两人来玩时都会尽可能压低嗓门，所以隔壁似乎还从未察觉到。那户人家和“咯哆咯哆”依山而建，看起来就像是嵌在山脚下一样。但那处秘密地却总是光线昏暗，地上堆积着落叶，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苦涩气味儿。

酒馆背后有扇上了锁的门，门前有两级台阶。慎一和春也两人总是并肩坐在那里，身旁堆叠着几个积满尘埃的黄色啤酒箱。

“就不能开家游戏厅吗？”

春也一边把手里的寄居蟹扔到两人的腿间，一边说道。这次轮到慎一沉默不语了。

“要是店门口能放台游戏机的话，那么开家糕点店也可以。在我和慎一你来到这里之前，这里似乎就开过一家的。就在那边的村公所。”

虽然春也应该已经察觉到了慎一家里没钱，但说话时从不忌讳这一点，这正是他的长处。

“这只应该是最大的了吧？刚才我都看到他的蟹钳了。”

四只寄居蟹的贝壳看起来都差不多大，但春也却挑出一只白色和桃色相间的尖壳，从兜里掏出了打火机。慎一也把手插进了衣兜，掏出了家里的钥匙。昭三家的玄关是从前的旧式拉门，钥匙比以前慎一在东京使用的钥匙要小一圈。慎一随手捡起两片落叶包住钥匙的细长部分，避免手被烫到。之后他用指头捏住那里，递了出去。春也把寄居蟹倒过来，将贝壳的尖头插进了钥匙头上的四角形小孔里。

打火机咻的一声响，火焰的颜色比阳光下看要浓上许多。慎一捏住钥匙，春也从下方熏寄居蟹的贝壳。过了十秒钟，朝向上方的贝壳扣里探出了一只白色的蟹钳。春也继续用火烤，奇形怪状的寄居蟹一下子就爬了出来，但之后它又飞快地缩了回去。视野的下方，其余的几只寄居蟹已经开始悄悄地爬动，但慎一和春也都没有去理会它们。

“呼。”春也轻叹一声。一只全裸的寄居蟹钻了出来，落在地上，紧接着便飞快地跑了起来。寄居蟹冲着慎一跑来。它在水泥地上发出了轻微声响，就仿佛在弹奏快节奏旋律的钢琴师的手指一样，飞快地移动着它那众多的脚，猛地向慎一冲来。一瞬间，

慎一误以为是那只寄居蟹用它的剧毒向自己发起了最后的反击，吓得往后一退。便鞋的后跟卡在了台阶边上，慎一往后一个趔趄，啤酒箱便接二连三地砸落下来。

慎一来不及惊呼一声。

回过神来时，慎一被埋在了黄色的啤酒箱中。箱子上的沙尘在他的脸上掠过。春也半爬起身，紧闭着嘴，睁大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。估计慎一的表情也是一样。两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，但却什么也没说。

之后，两人苦笑了起来。

“会让人听到的，会让人听到的。”

春也屏住呼吸，指了指围墙说。慎一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嘴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也感觉自己还是会忍不住笑起来。慎一的胸膛不停地震颤，紧紧捂住自己的嘴，把右手的食指插进了鼻孔里。两人再也忍不住，春也猫着腰，揪住慎一的衬衫，拖住他往停车场走去。大海豁然出现在眼前，两人发出大笑声。那笑声甚至遮盖过了恰巧路过的汽车的引擎声。

“包……包忘记拿了。”

春也突然回想起来，一边用衬衫袖口擦拭着笑出来的眼泪，一边往酒馆背后走去。见慎一也要一起跟去，他一边哈哈大笑着，一边摆了摆手说：

“没事，我给你拿来。”

慎一调整了一下呼吸，抬头远眺。山上的翠绿有着春天时的浓淡之分，山顶上的树木看上去就像是花椰菜似的。天空的色彩

显得有些朦胧，飞鸟就如同打水漂的石子一样，飞快地掠过天空。肚子还在隐隐作痛，但肩膀和胸口已经因之前的那阵大笑而变得放松。一阵风吹来，潮水的气味儿从身后包裹住了面颊。那股气味儿引得慎一将目光投向了大海。

视野的一端，马路左前方二十米左右的地方，有一部手控交通红绿灯。一个老婆婆正牵着狗缓缓地由靠海的一侧从斑马线上走过来。是那个居住在“咯哆咯哆”隔壁的老婆婆。然而，慎一所看的并不是她，而是一辆停在斑马线前的汽车上。那是一辆车顶带有货架的灰色汽车，车体打蜡，闪着光。左侧后视镜的镜框在阳光下闪耀着白光。马路向着右侧画出一道微微的弧线，车子的屁股对着慎一。从发黑的后车窗，可以看到车里的驾驶座和副驾驶座。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短发的男子。而副驾驶座上……

那是妈妈吗？

慎一呆站在停车场上，望着那个长发的身影。

驾驶座上的男人一边说着什么，一边向着副驾驶座探出身去。标致的嘴唇和直挺的鼻子清晰可见。那人是谁？慎一觉得之前自己似乎曾在哪里见过他，可是却又偏偏想不起来。副驾驶座上的女人把头扭了过去。看起来果然很像妈妈。老婆婆两眼紧盯着地面，从两张侧脸前走过。当她的身影在前车窗左侧消失之后，驾驶座上的男人就迫不及待地再次动起了嘴唇。与他并排而坐的副驾驶座上的女人轻轻摇了摇头，那动作就像是在否定什么，拒绝什么一样。男人的上身往前一探，把脸凑到女人的面前。女人似乎说了句什么，把头扭向了前方。男人也突然跟着扭了过脸去。